

# 日常生活： 女性写作的救赎与背叛

——对贺红诗歌的一种解读

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几乎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一种大趋势。作为在新世纪开始从事诗歌写作的女性诗人，贺红的作品自然也免不了染上日常生活的印痕，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惊喜发现和独具个性的理解。日常工作充满了枯燥和无聊，生命消耗在机械的工作程序中。但因为有了一株开花的海棠，生活因此而有了新的发现：“五个围观的女人同时惊呼：那不是花，是蕊”（《办公室的海棠开花了》）；过年的时候，“用酒精把脸颊染红，就是一副上好的春联”（《过年》）；醉酒之后，“我看到夜醉了，醉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喝酒》）。

在贺红的笔下，工作、旅游、做饭、购物、穿衣、怀念、沉思等等都得到诗化处理，而像桑蚕丝的旧裙子、蒲公英、老粗布床单、粗瓷碗、大疙瘩盐、泡菜坛子等等日常意象的进入更增添了生活本身的气息。贺红以女性的细腻感触写出了生活的细节，在庸常中表现着生活本身散发出的气息和味道。

因为生活范围的限制，女性经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常生活。女性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性别视角和日常生活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叠合在一起。正因如此，贺红在表达女性经验的同时，也使日常生活显现出其亲在性的一面。比如《那些冷》：

那些冷被从牙缝中挤出  
就生出白色的翅膀，去旅行  
有的一点点下沉，凝成霜  
有的升腾升腾，汇集成一群羊  
走下天庭，那些霜的白羊的白  
都在等着太阳温暖的照耀  
等着融化成一汪水

一种日常生活现象在诗人的笔下显现出其神奇的一面。冷气被想象成有白色翅膀的精灵，下降凝成霜，上升聚成羊。无论是霜还是羊，那由冷气演绎成的小精灵等待着太

## 支亭古槐赋

■郭金科

扶沟县城西南8公里处，有一闻名四方的古刹——支亭寺。寺门外，生长着一株岁越两千多年，虽古仍茂的古槐，堪称国宝。最近，我与文友张坡、张建民、李五营等人，三次支亭采风，访问儒者罗允卿老师，教师、雕塑艺人秦陆林老师、住持释海慧法师及高龄老者，收集传说，拙笔写出《支亭古槐赋》，以飨读者。

扶邑支亭，双宝齐名。古槐千年，古寺久隆。仰望古槐，虬枝龙舞，巍巍然，威势如山而形胜；两千多年，虽老仍健，苍苍然，冠盖蔚蔚而蒸腾；干指青云，身巨如象，硕硕然，三人合围而罕见；南来北往，八方云集，熙熙然，香客如潮而气盛；亲近古槐，忘却烦恼，欣欣然，人树相和而睦融。

文帝初年，吕氏当权。张志伯贬鄆扶①，龟形岗建家园。四野茫茫，积水涟涟。五谷稼穡不保，洪涝时常灾泛。植槐定宝②，神龟安然。志伯治水殉难，宝槐肃哀怨天。北齐武平，佛寺初建。槐与寺共荣辱，寺与槐命相连。千年越过，弹指挥间。阅览大唐盛世，闻过宋词美篇。元兵蛮族，铁蹄血溅。古寺一片瓦砾，古槐泣泪号冤。寺荒寂寂，古槐何安？悍兵寒光战刀，槐体染血枝残。拨云见日，花明柳暗。明清数百年来，寺复兴槐茂繁。生命强盛，克难化险。虽遭雷霆击顶，曾遇火烧内燃③。屡劫屡挫不衰，笑傲挺立寺院。

千年古槐巨人，鲜活“化石”宝典。腹装沧桑故事，年轮烙着时鉴。神测西南洪灾，神验地覆天翻。预示社会安康，太平盛世再现。

保护古槐，侍卫国宝！  
保护古寺，祈福永年！

注：①张志伯，西汉人，名释之，字志伯，高祖时任大夫之职。为官清正，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曾弹劾吕后，被吕后罢官，贬鄆扶龟形土岗上定居。

②张志伯定居后，种植奇花异草，花香四溢，并建小亭一座，名为“芝庭”，在龟的头部，种植一棵槐树，取意为“植槐定宝地”。

③1983年7月，因儿童玩火，引起树洞内火燃。经群众挑水扑救，填塞土块，方灭去火灾。

■刘成勇

阳的照耀，等待着融化和消失。女性对于细节的敏感和想象的丰富由此可见，这种经验的获得与女性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感受密不可分。面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女性在男性话语的边缘地带言说出某种生活真理，提供了男性经验无法涵盖的生命真相，对生活和生命做出了重新阐释。她们既能沉溺于其中体验着世俗的温馨和感动，又能超越出世俗的现实层面追求精神的升华，就像那些冷气等待日出一样，完成生命的极致体验，透露出对待生活的执着和乐观。

相比较陈染、林白式的激进色彩的性别对抗，贺红的诗歌写作少了诸多的硝烟，所有曾经尖锐的疼痛在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中溶解为丝丝幸福，在对日常意象的想象性书中散发出日常生活的宁静和安逸。

二  
不可否认，贺红以其女性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诗意图存在，但过多认同于日常生活又会造成主体性的丧失。贺红写过一首诗叫《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为了所爱的人，自我做出了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奉献。主体自我的丧失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追求的主体性的背叛，女性在追寻自我的旅途中再一次陷入男权话语的窠臼，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有意识地扮演着男权话语的合谋者的角色。在贺红的诗歌中，因为终极目的的消失，对男权话语的重读和复述不再具有颠覆性，而是以“他者”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男权话语的建构中来。这种“他者”的意识越强烈，主体形象就越模糊和单薄。

于是，在贺红的诗歌中，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空心化的主体，一个萎缩的自我，满足于生活的世俗抚慰，而不再进行意义的深度追问。就像《石碾子》所表达的，诗人要将自己“磨为齑粉”，喂养爱人。诗人这样做的时候，她不仅重新巩固了男性话语的权威，而

且拆解了女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女性话语的基础，尤其是当诗人是以女性身份对生活本身发出赞叹的时候，就带有更大的遮蔽性和误导性。

在贺红诗歌中，女性主体性消解的明显表现就是欲望化的消失。女人就是女人，一切源于本性的欲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因而也是美的。但在贺红诗歌中，女性是以男性欲望化对象的形象出现的。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但始终不是她自己。欲望化的隐匿使女性成为一个精神阉割者，她被动地等待着爱情的抚慰，等待着爱人用“镰刀薄薄的嘴唇”亲吻“我冰冷的孤独，收割我寂寞的等待”（《起风了，我把长发辫起》）。当女性津津乐道于穿衣打扮、恋爱婚姻、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那么这些日常性欲望的满足通常会掏空主体建构的精神内涵，不仅摧毁了女性书写所应具有的批判与解构边缘性立场，而且会不自觉地领受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性别政治的无意识话语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对日常生活的发现成为对男性话语叙事空缺的补充，女性借助于日常生活找到了言说自我的方式；但如果日常生活上升为生命的全部，女性将会失却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向度。这就是贺红诗歌透露出的女性写作的尴尬和困境：一方面贺红能够自如地表达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贺红又极容易迷失于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了一种女性写作重返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女性研究表现出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即由性别本真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由女性研究到性别研究的悄然转换。如何实现“女”和“人”的完美统一，是这一研究背景下女性理论和女性写作应着力思考的问题。也许，这只是一个理想的价值期待。

## 雷锋之歌

■王伟

有一种品质叫助人为乐  
有一种精神叫无私奉献  
有一个人名叫雷锋  
他像春风  
驱散人们心中的雾霾  
他像春雨  
滋润人们冷漠的心灵  
他像路标  
指引人们前进的道路  
他像灯塔  
照亮人们思考的方向

一个年仅22岁的战士  
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  
因为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他很平凡  
只想做一颗螺丝钉  
他很伟大  
为人民服务是他一生的践行  
在需要帮助的地方  
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工地上  
他湿透的毛巾和背心  
让工人们看到榜样  
列车中  
他细心的关怀和问候  
让乘客们忘记疲劳  
风雨里  
他努力举起的雨伞  
让无助的人感到温暖  
在寒冷的冬日  
他是一杯热水 一盆炭火  
在炎热的夏季  
他是一阵清风 一片绿阴

三月的鲜花是人们对他的褒扬  
三月的春风是人们对他的呼唤  
三月的细雨是人们对他的怀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铭记雷锋  
就像铭记我们的亲人  
我们呼唤雷锋精神  
就像呼唤我们的灵魂  
年轻的生命 永远的丰碑  
他是共和国美丽的风景

## 月思

■樊昊霖



“狼牙月，伊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纵然青史已成灰，我爱不灭”，细品周杰伦的《发如雪》，守着这一窗的月光。吴刚在朦胧的月光中，是否写满了对谁的眷恋？嫦娥在广寒宫亘古不变的寂寞中，又究竟在等待谁？

月华，你莫非是真的集天地精华，通了灵性？不光是一对神仙眷侣在你的怀中日夜相思，连这世间的文人墨客都尊你为风华绝代的处子，“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整日痴痴恋你，直到一醉方休。

守望，不论身在何处，总期待在漆黑的夜你惊鸿一瞥，让人领略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佳丽无粉黛”的绝美；等候，不论何年何月，总梦想在乌云密布时与你相视一笑，倾诉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尚不论凡夫俗子，且看贵妃捧墨、力士脱靴的诗中狂仙李白，也趁着酒意，“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最美的总是易逝，在岁月的雕琢前，花容月貌也会黯然失色。然而那些美人之所以不朽，恰恰是背负起了家国的责任。世人皆知昭君出塞、西施入吴，殊不知九天之上的你承载着九州的情思。“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友人间的依依惜别，要劳烦你转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游子们的思乡之情，要请你一并收下。我要对你顶礼膜拜，你用你纤弱的臂膀托起了国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万家团圆的时刻，你却在九天之外，静静地注视着。

黑夜是上帝赐予你的披肩，你却用它来反衬光明，乌云是隐藏你的面纱，你却选择追求自由。学不会随波逐流的你，一根傲骨无法掩藏，坚守着夜下人间正道的信仰。月光似女子香，莹莹如玉，莫怪世人愿与你同销这万古情愁了。

太白在千年前已揽月而死，留给你一个遗憾的背影，而千年后的某个平静夜晚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率性而为的痴人抱月而终呢？你在等吗……